

晉

書

料

注

晉書附注卷九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
尙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
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
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
而不知退驕奢旣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

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千紀亂常害時
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
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
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
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
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
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
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
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其此之謂也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

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
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
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
入列傳其餘卽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
瑾尙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
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魏志辛毗傳注
夏侯湛爲辛憲
英傳曰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
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
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

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世說方正篇注晉諸琇涉學

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公贊曰通濟有才幹

牧嬖諸卿傲傲避寵枉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術與世祖同年相善

用任領護各十年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晉諸公贊曰作領護軍太子詹事案本傳不

言爲太子詹事從略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

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

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

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

人閒可否武帝荅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

命琇參軍事帝卽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

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

書鈔六十四御覽二百四十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曰中護

軍與中領軍皆掌禁兵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左衛將軍羊琇有明瞻才具乃心在公其以琇為中護軍

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

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世說

方正篇曰不坐便去杜請裴追之琇性豪侈費用無復

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書鈔

一百四十八語林曰羊琇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為煖御覽四百九十三晉朝雜記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栗狀

羊琇驕家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炙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

豪相矜皆服而效之御覽引火語琇又喜遊讌以夜續晝

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
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
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
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
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宋書禮志五
曰司隸校尉

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御覽七
百七十五晉泰元起居注曰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
琇私用四宏文乘羊車請免官治罪詔如所奏滕詳綉
繡執奏始元鑑又三百四十八引晉諸公贊曰都官從事
程偉案狀羊琇所犯狼籍琇卽遣家人持銅弩牙首入
重法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免琇官案程偉按狀
當在劉毅奏劾之後故傳
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
暢云世祖詔免琇官也

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旣失寵

憤忽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

書鈔

五十二引王隱晉書加散騎常侍下有給吏卒服馬一語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

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威

王恂 弟虔 愷

王恂字良夫

案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作恂字子良大有通識疑子字衍文大字爲夫字之譌

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

魏志王肅傳曰肅字子雍薨諡景侯景元

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恂文義通博在

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朝忠正 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作有通識在朝忠累遷

河南尹

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珣

業在朝有幹事之才其以珣為散騎常侍皆徒分

日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

通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

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魏志王肅傳注世語

日恂河南尹侍中案本傳不言為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侍中皆從省略書鈔所引晉起居注恂與何遵同

奉詔為散騎常侍固知為良夫非東晉之王元琳書鈔

既誤為珣後人又誤加字元琳三建立二學崇明五經

字蓋詔中但舉其名不稱其字也

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崇明

高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

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

魏志王肅傳注世語曰知其貪財不受毅

竟以贖貨而敗魏氏給公卿已下租半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

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

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

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

魏志王肅傳注世語曰卒時年

四十餘

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

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

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尙書卒子士

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魏志王肅

傳注晉諸公贊曰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爲後世所重案士文疑爲康之字隆官至後將軍見王雅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

書鈔一百十二晉中興書

日帝舅王愷置酒妓女吹笛小失意便令黃門毆煞之一座改容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曰少有才力而無

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

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

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

石崇傳作後軍將軍世說汰侈篇注引晉諸公贊同

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

文選恩倖傳論注王隱晉書曰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

寬又性至豪險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曰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

用赤石脂泥

壁石崇與愷將爲鳩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

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

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

必殺人愷爲口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鶩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

街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

焉及卒諡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
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
曰穆

羊立之

羊立之御覽一百三十八臧榮緒晉書曰立之字宏猷惠皇后父尙書右僕射

瑾之子也立之初爲尙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

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

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立之爲名遂憂懼

而卒

案陸雲南征賦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立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凌逼乘輿天子蒙塵於外云

云雲爲穎之右司馬故歸獄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於立之立之蓋黨於父者也

三司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

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元敬皇后祖壽撫軍大將軍掾案壽爲豫

父不見本傳

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

卒

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豫太傅參軍案傳不言爲參軍從略

明帝卽位追贈散騎

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

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

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

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卍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

世說賞譽篇下作杜弘治魏志杜畿傳注引晉諸公贊同蓋唐人避諱改成恭

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

姿容有盛名於江左

世說賞譽篇下注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語林曰有人目杜弘

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韵盛德之風可樂詠也魏志杜畿傳注晉諸公贊曰報有器局報子乂少有令名案預本傳子錫嗣錫字世報遷尚書左丞卒子乂王嗣傳暢云報子乂者誤以世報爲名而又脫世字耳王

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

世說

容止篇作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注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和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案本傳用世說作右軍語江左名士傳涉及劉謝又與下文桓彝桓彝亦曰衛玠語相混蓋當時清談之習傳聞多異耳

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楊丞早卒

無男

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曰錫字世嘏爲生后而尚書左丞曾孫哲或又之弟兄之孫歟

生后而

父終妻裴氏嫠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父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父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

元和姓纂六誤作褚裒

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翬有局量

以幹用稱

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曰漢褚先生少孫翬孫重始居河南陽翟裔孫招招孫翬字武良

晉安東將軍始徙丹徒廣韻十八藥曰翬爾雅云利也晉有褚翬又有翬字云上同案翬見爾雅爲本字翬爲

後起之字也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晷曰物各有所

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

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晷有舊言於武帝

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

之風

世說德行篇注引文字志作哀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

與京兆杜乂俱有盛

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

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哀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

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

世說德行篇雅重作絕重

恆云哀雖不言

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

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哀爲參軍

世說雅量篇曰褚公於章安令遷太

尉記室參軍注按庾亮啟參佐名哀時直爲參軍不掌記室也案孝標之言與本傳合惟傳不載爲章安令且傳言爲郗鑒參軍而庾亮參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佐又有其名蓋後又從亮耳

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哀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尙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

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

平元本作半諸史拾遺曰洪亮吉云平洲當作半洲刊寫

誤也元和郡縣志江州或理半洲

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採

書鈔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在政雅素每崇清約雖居頃官恒使私童樵採御覽二百五十六引作莅政貞素頃

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

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袁總
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
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
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
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
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袁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
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
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
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
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

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垣平心於天下無疑

內示私親之舉

疑元作宜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作宜爲是無宜猶不宜也

朝野失望

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

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

諸史拾遺曰案宋志元帝

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故徐州刺史兼督吳

國永和以後移東海三縣亦寄治京口領徐州者惟督

晉陵不更督吳郡矣袁字記八十九日丁卯橋在丹徒

城南晉褚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爲水捆奏請立埭以

丁卯日後人構橋因名又引語林曰晉太傅褚裒游于

湖狂風忽起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舫人皆無可以

招天譴者惟有孫興公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

多塵埃正當以厭天災

尙書事吏部尙書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

也

世說言語篇曰何驃騎炳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勸劉尹同詣褚褚曰眞長何以處我真長顧

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注引晉陽
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哀自丹徒入
朝案隋志梁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亡唐志仍著錄
疑卽其人本書劉遐傳云性果敏便弓馬開豁勇壯官
至徐州刺史未爲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
尚書似非一人

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
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
疏奏卽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哀
上表請伐之卽日戒嚴御覽三百五十七異苑曰褚哀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爲及敗悉負楯而退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
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

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
賊卽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
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
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
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
餘人歸降穆帝紀徐龕作王龕御覽四百八十七晉中興書曰哀遣督護王堪迎流民案龕與堪古通何書作王堪與本紀合此傳誤王爲徐也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

援哀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哀節度軍次代陂爲

石遵將李菟所敗

穆帝紀及載記李菟作李農御覽四百八十七引晉中興書誤作岱陂讀

史方輿紀要三十二日代陂在滕縣東

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

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眾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

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孔約志怪曰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卽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哀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輿地紀勝七

日褚哀墓在鎮江府城南七里

遠近嗟悼吏士哀慕

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

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日

哀二子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尙寡欲弱冠知名州府

交辟並不就

世說棲逸篇注中興書曰雅好高尙徵聘一無所就于時名德皆稱之宋書何尙之

傳曰曾祖準高尙不應徵辟

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

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

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

塔廟而已

世說排調篇注引晉陽秋作準亦徵拜散騎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

晉興縣侯

案御覽二百二

晉中興書追贈母孔氏長子

樂鄉君蓋穆章皇后之母何準之妻也

子

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世說棲逸篇注引中興書作子恢讓不受案宋書南

史何尚之傳亦作恢則惔為恢之謬也

三子放惔澄放繼充惔官至南康

太守

宋書南史何尚之傳均作祖恢南康太守

早卒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

叔度太常卿尚書

南史何尚之傳尚之之父叔度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尚之字彥德領中

書令子偃鑠曠偃字仲弘吏部尚書偃子戢字惠景吳

興太守鑠宜都太守鑠子求點肩求字子有永嘉太守

點字子哲肩字子季肩子撰尚之弟終之侍中終之子

昌寓字儼望侍中驍騎將軍昌寓子敬容字國禮太子

詹事侍中敬容子數宋書何尚之傳曰尚之弟悠之侍

中悠之市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

子願之通直常侍案悠之初疑為終之字形之謬惟昌

寓與願之名字愿官均不合則終之悠之非一人也

澄字季立

世說忿捐篇注引中興書作澄字子立

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

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
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選師
傅徵拜尙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卽位遷尙書左僕射典
選書鈔五十九引晉起王師如故時澄腳疾固讓特聽
不朝書鈔五十九引晉起居注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
中正及桓立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 子脩

王濛字仲祖

世說品藻篇注曰阿奴濛小字

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厯

位尙書

世說容止篇注引王氏譜作訥祖默尙書案王
嶠傳祖默魏尙書父佑以才智稱是嶠與訥皆

爲默孫佑子王氏譜作默不祖佑北軍中候世說言語誤此傳黯字當爲默字之誤

長史別傳作祖佐容止篇注王氏譜云訥父祐散騎常侍案佐爲佑之謫又誤作祐惟官名則各舉其一也

父訥新淦令世說容止篇曰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偉雅懷有槩又言語篇注引王長史別傳

作父訥葉縣令又賞譽篇下注王氏譜曰濛父訥娶類川庾宗之文字三壽也案訥蓋歷兩縣令未知孰先孰

後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

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世說言語篇注

王長史別傳曰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向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又德行篇注引周

祇隆安記風流美譽作風流標望又賞譽篇下注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

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世說賞譽

篇下注引濛別傳曰篤義穆族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絜而以清約見

稱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濛別傳清約作清貧又引別傳

賢顯默之際辭旨善隸書名畫記曰王濛書比展翼丹

家畫轎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姿容

美酒精絹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談爲時所重

世說容止篇曰林公道王長史敘祔作一來嘗覽鏡自

何其軒軒韶舉注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世說容止篇注引

生如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語林

馨兒乃入帽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

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

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

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世說任誕篇

注王濛別傳

日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導復引匡術弟孝濛

致賤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

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

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荅具瞻儀形海內導不荅

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

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

書鈔五十七王濛別傳曰濛爲

中書郎四年無對類聚四十八王簡文帝之爲會稽王

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

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

世說品藻篇曰撫軍

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

達阮思曠何如日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日洮洮清便殷
洪遠何如日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日下官才能所經
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艱一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
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立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
務經懷自謂此而濛性和暢能言理初學記十一御覽
二百二十引晉中
典書作恬暢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
能言名理

劉惔號為入室之賓

初學記十一晉中興書曰太宗輔政濛惔並數侍捷對每為入室之

賓轉司徒左長史

書鈔五十七引王濛別傳曰又遷為司徒左史少選四年頻蒲以濛難與

比肩故也

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

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

御覽四百九十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肯用

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

疾漸篤御覽七百

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三十九語林曰王仲祖病劉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

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追贈父濛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臨殯劉惔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

久之世說傷逝篇作以犀柄塵尾著柩中注濛別傳曰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

過也書鈔一百三十四郭子曰長史病篤寢銓下轉塵尾視之而歎曰此人曾不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

塵尾置之柩中寰宇記九十曰丹陽記云王仲祖墓東南十六里有高亭湖周迴三十餘里謝安亦

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

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世說文學篇作荀子明秀有美稱世說賞譽篇下曰林

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注文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世說

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文善隸書斷曰晉王修善行書

文學篇注文志曰善隸行書書斷曰晉王修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

書殆窮其妙王子敬年十二作賢全論世說文學篇作每省之日咄咄逼人年十三作賢人論書斷作年十六著賢令論隋志梁有王修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濛以示劉惔曰

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

中軍司馬

隋志作驃騎司馬王修

未拜而卒年二十四

書斷曰升平元年卒

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攜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世說文所好以入棺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文字志曰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案此作修弟熙語與本傳異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

周家祿校勘記曰簡下脫文字

驃騎將軍述

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宣康初追贈特進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隋志梁有豫章太守王恪集十卷亡案以欣之之官屬諸其父誤矣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作字仁修輿地紀勝四作字仁叔

孝武定

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尙

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

書鈔六十類聚四十八王蘊別傳曰蘊爲吏部郎欲

使時無屈滯草萊自書會下鼓急出日具乃至每一官

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

輒連狀白之

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十六引王蘊別傳作蘊連狀呈宰錄

曰某人有

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聚類

四十八御覽二百十六引王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

蘊別傳作不得者甘心無怨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

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

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

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

御覽二百六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賴蘊者士庶詣闕訟

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聞朝廷以違科免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

后父遷光祿大夫御覽二百四十三晉中興書曰烈宗

將納后訪于公卿僕射安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定后既立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

徵拜金紫光祿大夫

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
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
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
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
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
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卽本軍號加
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
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
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
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

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厯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遣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宣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

世說識鑒篇注引續晉陽秋作字茂弘

小字期生恭思皇后

父也祖哀父歆

世說識鑒篇注引續晉陽秋作祕書監詔之子案詔為歆之謫

爽少有

令稱

世說識鑒篇注續晉陽秋曰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

累遷中書郎

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世說識鑒篇論士作相士

為義興太守

案通典一百四引太元十九年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

子名是爽之為太

守當在太元末年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

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厯大官

元和姓纂六日爽識之曾孫秀之晉

侍中生湛之法顯湛之左僕射南史褚裕之傳秀之子長倩太常秀之子湛之字休立尚書左僕射湛之子彥回澄彥回司空驃騎將軍彥回子賁蔡賁字蔚先左戶尚書蔡字茂緒太常蔡子向字景政北中郎廬陵王長

史向子翔字世舉吏部尙書澄字彥道右軍將軍法顯
鄱陽太守子昭炆字彥宣國子博士炆字彥緒散騎
常侍炆子燾字士洋湘東王諮議參軍燾子蒙隨蒙太
子舍人蒙子玠字士溫理御史中丞玠子亮尙書殿中侍
郎隨驛騎從事中郎秀之弟淡之字仲原會稽太守裕
之字叔度名與宋武帝同故字行雍州刺史裕之子恬
之寂之宋書褚叔度傳曰恬之子南琅邪太守恬之子昭
昭子瑄寂之著作佐郎寂之子暖太宰參軍南史褚裕
之傳曰暖子績太子舍人績子球字仲寶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案宋書褚叔度傳炎之亦作淡之喻之亦作裕
之與南史同
是本傳誤也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
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縉綬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
慾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
刑書王愷地卽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

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論有數王猷
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
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
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斟注卷九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恆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

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脩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修
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
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尙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
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塗衡故月令曰季春
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
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
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
其高尚之德綴集於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

之魏志王粲傳注橋康集目錄曰不知何許人無家屬

曰孫登常止山中開穴地而坐類聚四十四孫登別傳曰

當魏末居北山中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之所處

元和郡縣圖志十六日蘇門山在衛縣西北十一里孫

登所隱阮籍橘夏則編艸爲裳冬則被髮自覆九孫登十

康所造之處別傳曰編草自覆阮嗣宗問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

髮端坐巖下鼓琴御覽六百六十三道學傳曰冬單衣

天大寒人視之被髮丈餘自覆身歷世見之顏色好讀

如故又九百九十九引橋康集序作編蒲爲裳

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書鈔一百五十七御覽三

清淨無爲其情志悄如也好讀書彈琴積然自得觀其

風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又五百二王隱晉書曰爲人無

言好讀易鼓琴魏志王粲傳注引橋康集目錄亦作好

讀易鼓琴水經清水注竹林七賢傳曰彈一絃琴而五

聲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和世說棲逸篇注引魏氏春秋作登性無時時遊人間所

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魏志王粲傳注引嵇康集

目錄作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太平廣

記九神仙傳曰市中乞得錢物轉給貧下更無餘資亦

不見嘗住宜陽山水經洛水注十五引有作炭人見之

食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水經洛水注臧榮緒晉書曰

傳說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曰作炭文帝問之使阮籍

者忽見有人不語精神不似常人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祖水經洛水注臧榮緒晉書曰太

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不

肯籍因別去登上峰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

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

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御覽三百九十二孫登

別傳曰嗣宗自下趨進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噤口長
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適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
動林壑風氣清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二魏氏春秋曰阮
籍少時嘗游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
斛解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生蕭然會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韵響亮蘇
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
蘇門生嘯若鸞鳳之音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
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魏志王粲傳注魏氏
春秋曰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御覽三
百九十二晉陽秋曰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
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太平廣記九神仙
傳曰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
難之而登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
彈琴自若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
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
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係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

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魏志王粲傳注引康別傳

作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御覽六百六十三引道學傳作康才高識寡劣於保身太平廣記九引神仙傳作

才優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識寡

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

嘿者也竟不知所終御覽五百十袁淑真隱傳曰蘇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阜者先生歎

曰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

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爲哀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

因歌二章莫知所終水經穀水注曰七里瀾有石梁卽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知楊氏

榮不保終思欲遜跡林鄉隱淪妄死楊駿埋之于此橋之東駿後尋亡矣太平廣記九神仙傳曰登乃卒死駿

董京

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董麟黃因寄書與洛下故人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

書鈔八十七習鑿齒逸民傳曰董威輦不如何許人

魏書崔玄伯傳曰玄伯清河東武城人玄伯同郡董謐

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

謐好學傳父業案本傳不詳京郡

初爲隴西計吏俱至

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

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曰太始

初值魏禪晉遂被髮狂書鈔一百二十九王隱晉書曰

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又入十七戴延之西征記曰洛

陽建春門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出門三里御

覽六百六十二葛洪神仙傳曰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

寢息土上洛陽伽藍記二曰瓔珞寺在建春門外鄒道

北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輦所居處

時乞於市

類聚七十八神仙傳曰或市乞得殘碎繒絮

結以自覆全帛佳絛則不肯受

書鈔一百二十九王隱晉書曰得

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類聚七十八神仙傳曰

身上藍縷衣不蔽形御覽八百十八引晉陽秋作得殘

碎絹結以自覆金帛
袿錦則不肯受

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
孫楚時爲

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

水經穀水注曰

陽渠水北則白社故里昔孫子荆會董威輦于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爲榮故有威輦圖

楚乃貽之

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平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翫豈合

物情立鳥紆幕而不被害鴈隼遠巢咸以欲死眎彼梁
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
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
亦將闕我顰頤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
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
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書鈔一百六十引神仙傳曰
晉武帝時嵇籍
石千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
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
著詩莫其一日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
知所終
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寔逝將去此
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逝又
將抱此元虛歸我寂寞之室

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

兄弟

御覽四百三十一夏仲御別傳曰與母兄弟居每四鼓起洒掃庭內鑽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

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蠅以資養札樸曰漢有彭

越卽

彭蠡崔豹古今注彭蠡小蟹也嶺表錄異彭蠡吳

呼爲

越蓋語譌也案古人名多取物名故知彭越取義

彭蠡

也古今注又云彭蠡其有整偏大者名擁劍俗謂

之越

王劍馥謂蠅轉爲越故俗傳會爲越王耳集韻彭

越似

蟹而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

小或

作蠅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

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惇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

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惇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

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仲御敦然使統屬太平之
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遂俗低眉下意乎

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

汙隆之閒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閒

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周家祿校勘記曰戴疑戰之誤白汙四市

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御覽五百二引王隱

晉書作心如火炙舌不住齒口不能張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

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

敬宣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

麗善歌儻書鈔一百十二引夏仲御別傳作仲御徒儻從父敬宣祠祀先祖御覽五百六十八夏

仲御別傳曰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人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案珠與殊必有一誤又能

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拔刀
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
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閒疾病得瘳大小以爲
喜慶欲因其祭祀竝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
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伺僂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
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
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蟠螭之氣見君子尙不敢
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
愾警記曰日知錄謂夏當作衛是也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眾親踉蹌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類聚四御覽三十夏仲御別傳曰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至南浮橋邊被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搖賈公望見之深奇其節顧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冀缺走往問船中安坐者為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閭民夏仲御書鈔一百三十七引王隱晉史高士傳馭三計馭馭堆馭日夏仲御至洛陽值公卿祓飲御覽九百三十九引三十六餘字國春秋日吳人夏丞為孝廉

高士夏仲御以母疾將市藥于京師充使問其土地風
隨丞入洛時值襖飲賈充見而訪之

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

曰可書鈔一百三十七引王隱晉史高士傳作卿居海濱能戲舡否又一百五十五引夏仲御別傳作能

隨戲舡子平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統乃操柂正櫓

作卿居海作何戲習仲御曰能戲船耳書鈔一百三十七引王隱晉史高士傳作乃櫓折旋中

楫登舟故容止可觀也又舡一百三十七引王隱晉史高士傳作乃櫓折旋中

流初作鰠鰠躍後作鮪鮪引書鈔一百五十五引夏仲御別傳作後作鮪鮪鮪鮪

之引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爲鮪鮪之歌學鮪鮪

之狀又九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爲鮪鮪之歌學鮪鮪

形鱗又九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爲鮪鮪之歌學鮪鮪

鮪魚出樂浪潘國一名江豚多膏少肉一日出江有兩

乳徐錯說文本草江豚別名鮪魚魏武食制謂之鮪鮪廣

韻鮪鮪也本草江豚別名鮪魚魏武食制謂之鮪鮪廣

韻鱸鮮魚名亦作鮓又飛鶴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
江豚別名天欲風則見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
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
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
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
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閒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
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
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
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
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

後漢書本傳曰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而死

元嘉元年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類聚四御覽三十
一會稽典錄曰女子曹娥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
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折溺迎波神溺死不得
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
而死又九百七十八夏侯會先會稽記曰曹娥父溺死
娥見瓜浮其處卽得父屍水經漸江水注曰上虞江之
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眙人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
不得乃號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沈
若不植衣當浮裁落便沈娥遂于沈處赴水而死縣令
度尙使外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寰宇記九十
六日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曰
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讀史方輿紀要九十二日曹娥
堰在紹興府東九十里其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
地有曹娥渡及曹娥埭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
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眾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
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

咤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
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
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
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
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
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
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
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市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
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

朱冲字巨容

御覽八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字巨融

南安人也少有至行

御覽八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至行作德行

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

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

御覽八百九十八引

干寶晉紀作其鄰人失犢與冲犢相類大慙以犢還冲

來取之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

御覽

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

五百十引虞殷佑高士傳八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持芻作擔芻

主愧之乃不復爲暴

咸寧四年詔補博士

御覽五百十虞殷佑高士傳曰晉

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

御覽五百十引

虞殷佑高士傳右作中 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

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爲訓
邑里化之路不拾遺邨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
以壽終

范粲

子喬

范粲字承明陳畱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
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眾
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
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尙書郎出爲征
西司馬所厯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
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

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浪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

周家祿校勘記

日慟當

作動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

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恆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

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
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
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
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
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
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

御覽五百十一引陳留志作范喬字伯山

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

喬首

御覽五百十一引陳留志作祖父馨臨終執其手

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

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
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

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

晉書校文四曰據劉氏譜謝
維公榮爲沛國人武陟傳

言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
陔亦沛國人也此云濟陰誤

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

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
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
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
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
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
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
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
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

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
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尙書郎王琨乃薦喬
曰喬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
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
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
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遯之士喬供養
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
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
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
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

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
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
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
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
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
度日月星辰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
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
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

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御覽十五引王隱晉書作以歲

日望氣乃長歎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

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御覽十五王隱晉書曰中書令張華敬之欲用之遣二子諭意

遂不動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

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

立名本梁啟超墨經校釋曰勝言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是勝以此經爲墨子自著也畢沅亦云

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其說甚是

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

墨所謂誦墨經者即誦此也墨者何以獨誦此經蓋智

識之源泉存焉而篇中義訓皆墨學精神所寄也古書

棄於竹簡傳寫甚難故凡著述者文皆極簡老子僅五

千言墨經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義豐而文約而微言大義皆在口說蓋以此也又校釋自序曰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矣墨經而已矣墨子之所以教者曰愛與智天志尙同兼愛諸篇墨子言之而弟子述之者什九皆教愛之言也經上下兩篇半出墨子自著南北墨者俱誦之或述所聞或參己意以爲經說則教智之言也經文不逾六千言爲條百七十有九其於智識之本質智識之淵源智識之所以發運用若何而得真若何而墮謬皆析之極精而出之極顯於是持之以辨名實御事理故每標一義訓其觀念皆類異而刻入與二千年來俗儒之理解迥殊別而與今世西方學者所發明往往相印旁及數學形學光學力學亦間啟其肩膊焉蓋惠施公孫嘗論之墨經殆世界最古名學書之一也

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上孫詒讓墨子閒詁曰經精妙簡奧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同出人墨經校釋曰墨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學說之關繫最當明辯施龍輩確爲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衍出無可疑然斷不能謂

墨經為施龍輩所作蓋施龍輩所祖述者不過墨經中
 一小部分而其說之內容又頗與經異也經上篇並無
 堅白異同牛馬非馬等論雖有數條然皆後人不相
 釋經之文與經相附者多矣如後世名家之說蓋未
 而辭極簡約是即如後世名家之說蓋未可知經中
 說上篇此類之論亦絕少下篇則多矣且有並文亦
 與今本篇公孫龍子同者如六篇之文經下出諸弟子
 之徒所為說也細按四篇之文經下出諸弟子手耶未
 後其兩經皆墨子著耶抑經下出諸弟子手耶未能確
 斷經說則決非出自一人且並未必出自一時或經
 百數十年遞相增益亦未可知故其文詳略顯晦互不
 相同則雖公孫龍之徒所論述者亦在其中固無足怪
 至於藏三耳白馬非馬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白狗黑
 等詭僻之說則四篇中固未嘗有也莊子天下篇俱誦
 墨經而倍誦之說則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
 相銷以別墨別墨者言非墨家之正統也夫墨經合義
 甚豐乃僅摭其堅白同異舛偶不作之一部分相訾相
 應而所推演又或鑿於經指則謂之別墨宜矣梁啟超

墨子學案曰惠施公孫龍皆所謂名家者流也而其學實出於墨莊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解偶不忤之辯相應墨經言名學過半而施龍辯辭亦多與經出入天下篇舉惠施推論十事而歸宿於汜愛萬物天地一體公孫龍亦嘗勸燕昭王偃兵可見兩家皆宗墨學胡適謂天下篇所謂別墨即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施龍一派可謂特識

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

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

墨子閒詁附錄曰當作名必有形察上疑挽形字

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

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

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

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

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

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

附其章疑者闕之葉翰墨經詁義曰魯勝墨辯注引說就經其體甚善惜原書已亡今本書

即師其法假定書說義證談辯例證事物名證三例又

曰經上一篇乃墨翟自著以表其為學之大義立辭之

通例者也墨子之立義最重故立辭最重類是以上節

旁行首故明義之重也下節旁行首止明辭之要也非

攻下日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也大取篇曰夫辭

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此經上通例之凡也故明

其所生類明其所行而以條段明之所謂以理長者也

然則經上之要義可一言以蔽之曰依故明類而已若

以故言則屬於尚賢尚同諸篇之類者皆兼愛交利之

為屬於非攻節用諸篇之類者皆別異虧害之為義類

既明由是以求立辭之例亦若網在綱不難稽說以發

經誼斯實晉魯勝引說就經之舊例至今復明竊不勝

狂喜而不置矣夫昔人釋墨經者皆拘於勝書名爲墨
辯又誤於莊周以誦墨經者爲南方之墨故均謂經上
下篇但爲辯談一科而設因於勝之引說就經亦目爲
不越經說上下大小取四篇而翟之一生精神遂汨夫
小辯破道之流矣自墨分三科其例既定乃知經實翟
所自著餘皆爲說又知勝之爲書雖稱墨辯而引說就
經必偏取辯說大小取畢乃事也尙賢以下諸篇固說也
以經與經說大小取畢乃事也尙賢以下諸篇固說也
經說上下大小取亦說也備城門以下諸篇亦說也其
所別者但分科立說各有偏重而已然說書之陳義仍
準辯談之規律辯談之立例仍宗說書之取擇從事之
制作命令亦不外辯談說書之設施三者互相闢通而
悉歸本夫經故予之詮每節經文也特立書說義證談
辨例證事物名證三者以證明之也體似新創例實襲
舊不過昔則卽蹄今則重光非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
敢以學期眞知瓶見自夸也
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
墨子閒詁附錄
其或興微繼
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畱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

榮

世說實譽篇下謝幼輿曰董仲道卓犖有致度御覽三百八十八語林曰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隔共

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

必爲亂後果爲亂階世說實譽篇下注引謝鯨元化論序作陳留董仲建斯

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歎曰

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

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

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世說實譽

篇下注引謝鯨元化論作大亂斯起御覽五百二引王

隱晉書作天人既滅大亂將至傾危宗廟在其日矣又

六百五十二引干寶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

晉紀作天理之既惑

東北步廣里中地陷

世說賞譽篇下注書鈔七十九引王隱晉書石瑞記東北下有角字

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

五行志中作白者止焉書鈔七

十九引王隱晉書石瑞記不能飛下有問之博士不能對一語世說賞譽篇下注引王書又作博議者不能知

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

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

五行志中作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

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書鈔七十九王隱晉書石瑞記曰

蒼有胡象後當入海歸據健歲續譽白者不能飛此國

諱也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乃與妻荷擔入蜀

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顧謝鯤阮千里等曰時既如斯難可保也不

如深居巖洞耳乃自荷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

魏書崔玄伯傳曰玄伯同郡董謚父京與同郡崔康

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遠海

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

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
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
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
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
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
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
水經巨馬水注曰涑水又北逕小費東又東逕大費南
注云蓋霍原隱居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
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雖千古世懸猶表
二巖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

燕王月致羊

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
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
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周家祿校勘記
日褒當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
使人問之類聚八十五引王隱晉書作王浚稱制邊垂潛使人問原時原不荅浚心
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
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
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
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殷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尙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御覽二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彰憎琦不附己案邵晉涵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云御覽引王隱晉書云云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晉書削而不載今攷本傳全用王書原文邵氏偶爾失檢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輿地紀勝

六十八伍安貧記云晉朝高士伍朝別塾堂下有學書池色微黑今遺跡存焉又曰崇雅寺在武陵東卽伍安

貧之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御覽五百十引故居虞般傳

作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

選例不聽尙書郎胡濟奏曰案隋志梁有著作郎胡濟

著錄當卽此人蜀志董和傳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注有胡濟字偉度別是一人

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

匱以終身故令敦褻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

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尙無

虧誠江南之奇才御覽五百十引虞般巨園之逸老也

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御覽五百

佑高士傳此二句下有貴
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
于家食近代所崇二語
朝不就終於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
刺之全晉文注曰案錢神論藝文類聚與晉書各有刪
節尚非全篇後幅當有秦冉先生諱貴錢神一段
故御覽有黃銅中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
方叩頭對一段也

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
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折象壽不墮象道故能長久
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御覽八百三十七
引兄下有弟字字曰孔方失之

則貧弱得之則富昌

類聚六十六引富昌作富強

無翼而飛無足而

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

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

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錢之爲言

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

類聚六十六引幽作深

京邑衣冠疲勞

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

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

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

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

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

類聚六十六

六引德
作位

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閣

類聚六十六
引金作朱

危可

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

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類聚六十六

六引作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

洛中

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

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

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

類聚六十六
引軍均作君

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

類聚六十六
引飛作翔

無足而欲

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

元和姓纂六曰晉光祿大夫魯褒案傳云不仕

而林氏作光祿大夫恐誤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元作辟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

書鈔三十四御覽二百六十四引晉中興

書任旭傳清
修作清儉

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

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

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

狼狽營送

御覽二百六十四引晉中興書作旭於獄狼狽營救躬自扶送

秀慨然歎曰

任功曹眞人也

御覽二百六十四引中興書眞人作直人御覽七十七引誤改秀爲太守吾

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

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僞吳

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

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尙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

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竝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
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
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竝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
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
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
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
年不到尙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宜
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
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
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尙嘉遯御覽五百

高士傳曰文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書鈔一百六十

舉有懷隱志傳曰先生每游山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

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御覽六百六十六郭文舉入陸

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又五百十虞殷佑高士

傳曰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之崖水經伊水注曰

渭水出陸渾西山卽陸渾都也尋郭文之洛陽陷乃步

故居訪胡昭之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

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案書鈔一百二十九引晉中

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作大辟是書鈔誤也水經漸江水

注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遷居獐岵觀之對興

士郭文舉所居鄧牧洞霄圖志曰文以晉室亂入餘杭
大滌山學道太平廣記十四神仙拾遺曰隱餘杭天柱
山或居大壁巖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沖真之道晦
跡潛修世所不知讀史方輿紀要九十大滌山在餘
杭縣西南十八里山周五十里高六百九十
丈案大壁音同字異大滌又辟之轉音窮谷無人
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
暴入屋害人而文獨病十餘年卒無患害恆著鹿裘葛
巾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曰依山結廬臨清植穀種麻
以供衣食常著褐巾披鹿皮其山多虎豹文獨無藩
籬格障多虎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
以自供御覽七百四郭文舉別傳曰市賣箭箸易米以
仙拾遺曰文嘗採木實竹葉以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
貨鹽米置於筐中虎負而隨之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
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

取其麕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麕鹿於菴側御覽四十

六引晉書大麕鹿作一麕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

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

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太平廣記十四神仙拾遺作有虎張口至石室

前若有所告輿地紀勝二日噪亭在餘杭縣南五里晉郭文嘗出市肆貨藥伏虎於此歸晚則虎噪故曰噪亭

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

於其室前御覽八百九十二孝子傳曰郭文舉為虎探

遺日自此虎嘗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舉出山

虎必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

致其背上亦負而行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

書鈔一百二十一

九晉中興書曰縣令顧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親近文舉歸贈一無所受颺

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

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

其名遣人迎之

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大興中王導聞其名乃自迎與相見

文不

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

水經漸江水注曰晉建武元年

驃騎王導迎文置之西園

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

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積然跼踖傍若無人溫嶠嘗

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

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

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

不憶故無情

御覽五百一引虞殷佑高士傳作情由意生意息則無情抱朴子作獨能無情意不

生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

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

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

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

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艸之人安能佐世

太平廣記

十四神仙拾遺曰晉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案神仙拾遺言文與帝問答與本傳作溫嶠導嘗衆賓共集絲竹竝奏者異本傳亦不言拜官不就

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

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
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
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
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
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

御覽五百十
引虞般佑高

土傳臨安
作餘杭

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

御覽
三百

七十引王隱晉
書迎置作述著

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

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
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
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

五日終

太平廣記十四神仙拾遺曰歸隱鰲亭山得道

雌記其言

而去後人於其卧牀席下得翳葉書金雄詩全

地記載文

本書上日金雄記下日金雌記隋志議緯類

有金雄記

一卷宋齊符瑞志皆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

引之明周

嬰厄林考之甚詳

祭哭之

水經漸江水注曰浙江逕縣左合餘干大溪注

揆宅東有

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驃騎王導迎文置之西

園文逃此

而終臨安令改葬之高僧傳七宋餘杭方顯

寺釋僧詮

傳曰詮暫游臨安縣遇疾甚篤卒縣令阮尙

之使葬白

土山郭文舉墓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

陳思寶刻

叢編引訪碑錄曰晉郭文碑咸和中湖州刺

史孔彭立

在臨安縣詣時無湖州刺史郭文碑咸和中湖州刺

郭文舉墓

在治城內晉太尉王茂冲神鵠孔所築文舉

居之案文

舉葬于臨安縣注及高僧傳訪碑錄與本傳

同不當葬

治城寰宇記云郭文舉墓當作郭文舉宅即

鄭氏所云

迎置西園也下文云文舉墓當作郭文舉宅即

說友咸信

臨安志又言晉郭文宅在新城縣晏元獻與

地志云靈

耀寺即郭文故居蓋游跡偶爾蒞至後人即

以故居名之如葛洪鍊丹井之類依託甚多此唐以後地志所以不足徵信也葛洪庾闡竝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

御覽四百八十一五百三引王隱晉書瑋作偉

巴西人也絜己自

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

御覽四百八十一王隱晉書曰

值惠懷末天下大亂李特爲寇壯父叔並爲特所害

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

仇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

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

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眾討

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

李壽載記曰聘龔壯爲太

師壯固辭華陽國志九日以壯爲長史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

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

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

華陽國志九引龔壯上李壽封事文繁不備錄乃

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

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

旣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

研考經典譚思文章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惟作下帷譚作覃案本傳蓋承用王書而

誤作惟與譚耳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

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道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

晉書校文四曰陋與孟嘉兄弟

昌人錢氏攷異會舉其異而未及辨正余按嘉陋為武昌之陽新

人見世說棲逸篇酸醢孟驥驢亦言嘉別

傳及陶淵明孟府君傳皆同惟兩傳既言孟氏為武昌

陽新而人又特志嘉為江夏鄒人別傳不知誰作淵明

則嘉之外孫所言必不謬意孟氏自宗葬陽新後子孫

遂為士著嘉則復由陽新遷鄒故淵明云然否則一傳

中不應自相矛盾也然則晉史於陋兄弟各別其籍正

其精審處第以嘉傳江夏鄒人句例之則陋傳不應遺

去陽新但吳司空宗之曾孫也陶淵明孟府君傳曰曾

著郡名爾

司空全晉文注曰晉書孟陋傳袁宏孟處士銘作兄嘉

司空世說賢媛篇注作司徒此作司馬必有一誤

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

籍自娛

世說棲逸篇注袁宏孟處士銘曰少而希古布衣棲遲蓬蒿之下絕人閒之事親族慕其孝御

覽五百四引晉中

興書貞立作貞潔

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

世說棲逸篇

日少孤未嘗

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見病篤狼狽
至都時賢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
死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
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
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
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
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世說
篇注袁宏孟處士銘曰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
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
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尙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
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

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
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注論語行於世
案隋志唐志均有孟釐論語注十卷釋文序錄作孟整
一云孟陋通典一百二引孟陋難孫放事是釐與整皆
陋之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

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交作干

由是東土竝宗敬焉司徒王

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
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尙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

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於時
高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邳郁字弘文竝有高名鮪幼不
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
孫少有原風敕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
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竝被公卿
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
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

蜀志

譙周傳曰字允南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
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賢同熙子秀
秀少而

靜默不交於世

蜀志譙周傳注引晉陽秋作秀性清靜不交于世

知天下將亂

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

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

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

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

初學記二十晉中興書曰桓溫

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植彩調駐驪綱傳引

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敦訓翼

俗幽遐仰流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

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若

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眾人欲代

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

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

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書作翟湯字長淵又入百十七引何書作道

淵世說棲逸篇曰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共隱於

尋陽注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

案湯蓋南陽人而隱於尋陽者唐人避諱改道淵為道

深惟御覽引何書作長淵恐誤元和姓纂十又誤作翟

陽南史翟法賜傳云尋陽篤行純素仁讓廉潔

柴桑人本傳失載縣名

引晉陽秋純素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

任素仁讓作義讓

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

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

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

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

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

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

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
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

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世說棲逸篇注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

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

赴主簿張立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建元初安西將軍類聚五十三引庾亮薦翟湯郭翻表

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湯

所謂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

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

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類聚三十六引庾亮翟徵君贊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

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
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
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
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筆門歎菽飲水州
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
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
隱行云宋書隱逸傳翟法賜會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
高尙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州辟主簿舉秀才右
參軍著作佐郎員外
散騎侍郎並不就

郭翻

郭翻字長翔

御覽五百三引中興書作字道翔又五百
五十五引郭翻別傳則作字道祥案祥爲

翽之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翽少

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

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

類聚六十五引晉中興書作居

貧無業起往古荒田

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

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翽翽遂不受嘗

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

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

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

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翽欲彊起之翽曰人性各有所

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
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
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
不取固辭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引郭翻別傳作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
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
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類聚二十一引郭翻別傳作乃流刀
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作乃復驚
汲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
惠皆此類也卒於家御覽五百五十五郭翻別傳曰遺令儉葬唯以兩卷老子示存道德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

謚少有志尙博學善屬文工艸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

不妄交游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
晉書不妄作不接

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

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

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

固辭不受又厯石勒季龍之世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

之中矜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

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

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

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

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
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
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綦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
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
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
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

世說任誕篇注中興書曰劉麟之字遺民棲逸篇注引鄧粲

晉紀作南陽安衆人御覽五百四引晉中興書作一字
道民案本傳但作南陽人失書縣名據誕跡賦螭麟
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尙質素虛退寡欲世說

棲逸篇曰劉麟之高率善史傳御覽四不修儀操人莫
百十九晉中興書曰麟之少有信義

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邂逅御覽五百四引中嘗採藥至

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

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御覽三十九盛宏之荆

一名紫蓋每見有雙白鶴徊翔其上一峰名遇伐弓人

石困下有石室尋山徑聞室中有誦誦聲

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御覽五百四引

晉中興書作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

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麟之固辭不受世說棲逸篇曰

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許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
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

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

驎之然後方遣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

濁酒蔬菜供賓

世說棲逸篇注引鄧粲晉紀蔬菜作菹菜

冲敕人代驎之斟

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

世說棲逸篇注引鄧粲晉紀從者作

官人冲慨然至昏乃退

世說棲逸篇曰冲因陳無用翛然而退

驎之雖冠冕

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

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

世說棲逸篇注引鄧粲晉紀作居陽岐去道斥近任

誕篇作陽岐村注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東晉疆域志曰石首有陽岐

人物來往莫不投

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

世說棲逸篇曰

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去隣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御覽四百十九引晉中興書孤姥作獨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隣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隋志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有太守陰澹蓋始爲太守終於左將軍也本書索統傳亦

云太守陰澹請賜此料莊經日忘反出而歎曰

經日忘反出而歎曰

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詒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
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宜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
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
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
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
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
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
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

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立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
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
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立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常食麤飲水衣褐組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
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
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
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
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

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
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
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尙軻
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餽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
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
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
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
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
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殯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

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
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高僧傳十佛圖澄傳
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
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
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
膝何匹夫而長轍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
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節干木漢
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
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較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
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
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遣十家供給之進還具自
以白澄澄澄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
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
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作孫鳳脫公字御覽八百四十八引王書誤作

公孫几又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作上谷人也隱於昌黎字祖鸞元和姓纂一誤作公孫鳳

之九城山谷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九城誤作九城御覽八百四十八燕書曰少帝建熙

六年上谷人公孫几一作日柳城縣泊潞山孫鳳隱此案孫鳳當即公孫鳳脫

字公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

食之御覽八百四十八燕書曰夏則併彈琴吟咏陶然

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

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

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閒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皝徵至鄴及見皝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皝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高僧傳五竺僧朗傳日僧朗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案皇始元年爲穆帝永和七年距永嘉末已四

十年忠蓋久居秦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
山未嘗一日離也

養之法冬則組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

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

地爲窟室

水經濟水注入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

居現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案高僧傳竺僧朗傳云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已在張忠卒後與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小異崑崙或卽現瑞山之異名

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

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御覽

五百三引王隱晉書誤作鑿而爲谷又七百五十七引前秦錄曰鑿石爲釜容六斗四升左右居人

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

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
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
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
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
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

御覽七百四十秦書曰和以禿辭

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
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
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
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
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

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

沒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

高僧傳五竺僧即傳曰忠

行至華陰山而卒

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

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

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杖策弔之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策作涕

路無遠近時有

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閤中取物

如畫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

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前涼錄五敦煌效穀百三引王隱晉書均作字令艾

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

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

好友善

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前涼錄顯作永

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

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

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尙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

造焉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鐃作鐘

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

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

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

尋奇木翦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
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
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
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祚本傳作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
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
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
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
年八十二諡曰立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
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
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
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
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
四卒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作年八十諡曰立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

御覽五百二王隱晉書曰避世

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

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
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
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
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
公明持節以蒲輪立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
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
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
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尙父鷹揚周室孔聖車
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
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

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
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
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
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御覽五百
二引王隱晉書作此鳥也飛青雲之外翔公明拘其門
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
御覽五百二引王隱晉書作吾入山逃乃出而就徵及
祿避罪豈謂隱其行義翻乃害平人乎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
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

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
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
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
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
將軍

元和姓纂十
太府作太傅

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

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閒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
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
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
遷而引被覆而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
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

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

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遷酒泉南山赤崖閣飲

氣而卒

十六國疆域志曰
福祿有赤崖閣

祈嘉

祈嘉

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祈作祁

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

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

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

崖

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修飾作修飾未作分

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

誦書

御覽五百三引王
隱晉書官作官

貧無衣食爲書都養以自給遂

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

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

書鈔一百五十七引晉中興書誤作瞿坑先生不知姓名袁宇

記一百三引作瞿硎不誤

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

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

書鈔一百五十七引晉中興書作泰元末

御覽五百三引王隱晉書亦作泰和袁宇記一百三曰文脊山一名曷山在宣國縣西三十里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瞿硎先生住宣城文脊山即其山也下有廟邑人祀之祈禱有靈

大司馬桓溫嘗往

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

書鈔一百五十七引晉中興書作先

生無被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
坐石室
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世說棲逸篇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
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
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法苑珠林
曰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韞之兄子也少
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
嘗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爲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
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
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寰宇記曰
太平山在餘姚縣東七十八里接連天台卽敷隱居之
所施宿會稽志曰謝敷宅在會稽五雲門外一里或云
在雲門寺東與鎮軍郗愔召爲主簿世說棲逸篇注引
何諱宅相近

郝愔表 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

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

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

得死世說棲逸篇注續晉陽秋曰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

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御覽七引

孫盛晉陽秋與檀氏續晉陽秋同案海錄碎事一引晉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太平廣記二百十名畫記曰戴逵譙郡鉅縣人案南史戴顒傳

亦云譙郡鉅人此傳失載少博學好談論世說雅量篇注晉安帝紀

縣名且仍書譙郡為譙國注晉安帝紀日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

快暢泰於娛生名畫記曰幼年已聰明好學善屬文能

鼓琴工書畫

世說識鑒篇曰戴安道年十餘歲在五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

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注續晉陽秋曰達善圖

畫窮巧丹青名畫記有戴安道南都賦圖郭若虛圖畫

見聞志有戴達列女仁智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

圖刻錄有戴達畫行像

以雞卵汁洩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

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御覽三百八十四晉中興書曰文既綺藻器亦妙絕時人莫不驚歎

知其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

章世說巧藝篇曰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惟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

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注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晉書校文四

日即本書儒林傳之范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宣子也不當目爲術士

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達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

不爲王門伶人睇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

而往遠後徙居會稽之剡縣

世說棲逸篇曰郗超每聞欲高尙隱退者輒爲辨百

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注續晉陽秋曰隱會稽刻

山性高絜常以禮度自處

世說雅量篇注晉安帝紀曰尤樂游燕多與高門風

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尙之稱

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

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

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

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

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

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
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
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
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尙譽者本以興賢也旣
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
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
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
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
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
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聞

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鄙華內喪道實以矜尙奪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琬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琬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逵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

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
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
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
之亦宜使其身名竝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遠復
還剡後王珣爲尙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
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書鈔三十三王珣作啟云國
子博士戴遠遠概素業近約瑜
信若使紆述儒官發蒙書子必足弘振禮樂御覽五百
四晉中興書曰吳國內史王詢端作有別館在虎丘山
乃潛往詢山中謝元王詢並表達忠烈備禮徵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
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
曰達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

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
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
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御覽七十五吳錄曰富
吳大帝時有浦通浙江東有大溪注廬口溪波青巖昔
晉徵士散騎侍郎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極致也又五
百十王僧虔吳地記曰桐廬縣東有大溪九里注廬溪
口南通新安東出富陽青山緣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
騎常侍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致極也勃字長雲譙國
鉅人父散騎常侍逵字安道弟子野辭號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永謀顯祕逵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爲海內所
稱又梁典曰戴永字仲若與逵並遁有高名永以父不
仕復循其業辟皆不就宋書戴顒傳曰尋卒
顒字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

龔立之

龔立之字道立武陵漢壽人也

水經沅水注曰臨沅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

立之墓銘太元中車武子立水經注刊誤曰宋本晉書
作襲立之通志氏族略晉有隱士襲立之南史有襲爲
蓋希姓也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曰舊本作襲元之王世
貞弇州山人四部稿九十三襲婦景喬人墓誌銘襲是
僻姓不學者妄改爲襲案本書劉琨傳有上黨太守襲
醉華陽國志八有漢中都吏襲祚西夷司馬襲尼是晉
時襲姓
尚多
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立之好學潛默安於

陋巷

御覽四百二十五晉中興書曰立之州舉秀才公
潛處未曾至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

府辟不就

御覽五百四晉中興書
曰前後四徵一皆不降

孝武帝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繁維之詠丘園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襲立之竝高尙其操依仁游藝絜

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

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竝以爲散騎常侍

御覽
五百

四晉中興書曰武陵太守孫放薦元之詔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竝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御覽九百六晉中興書曰一身子謂仙道然無有同產離亂之時雅好導養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僅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

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

御覽九百六晉中興書曰居長沙臨

湘縣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遣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七十歲恒與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之俱往還

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

梁昭明太子撰傳曰淵明字元亮或云字

淵明張嶺陶集辨證曰義熙中祭程氏妹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桓道濟曰潛也何敢望賢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案顏延年作誄文稱有晉徵士陶淵明以文章體例求之則淵明是名而非字昭明時已有誤以爲字者故兩說並存靖節作孟嘉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對尊親立言斷無舍名稱字之理張氏辨證之言堅確可信丁晏撰年譜故深取之本書陶侃傳曰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周家

祿校勘記曰侃傳無茂當在十七人之數盧文弨讀史
札記曰宋書陶潛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晉書南史並
同乃近代山陽閻百詩徵君之子名詠者辨淵明非侃
之曾孫以陶有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句
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大司馬當作右司
馬卽漢高時功臣舍也若侃果爲淵明曾祖此襲公爵
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
哉余謂沈約去淵明未遠紀載不應有譌陶命子詩其
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文相承接足爲明驗即使非
其所出豈以靖節之高懷雅尙而妄援近代顯官以相
誇詡哉顧獨無解於路人之疑余謂五世親盡則爲路
人者此其定名也亦有親未盡而所居異方所習異業
乍面至不相識深叩之而後知其源之同者近代亦多
此比此則淵明之所謂路人也已正不必拘牽於五世
親盡之詰訓也閻又謂昭明太子誤讀陶詩而爲淵明
作傳不知休文已在前矣今本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
字深明名元亮此後人所妄改也宋書作或云淵明字
元亮蓋南史避唐諱淵作深而後人但熟淵明之名於
是易南史之深仍爲淵而又疑或有深明一稱故并改

云字深明名元亮鄭樵通志中所取者晉書也於首數語反從南史之誤者殊不可解唐人又每稱為泉明豈可謂亦一字歟曉讀書齋雜錄曰陶淡傳稱太尉侃孫此傳又稱大司馬侃曾孫義例不畫一如此又曰淵明始終交契無過延之然敘淵明家世祇云南岳之幽居者也又云物尙孤生絕不及其先世而晉宋書南史三傳皆云系出於侃與其信異代之史臣不若信生平之知己也案洪氏亦以為潛非侃之後人與盧氏異今並存之以備攷證

祖茂武昌太守

潛少懷高尚

梁昭明太子撰傳作少高趣博

學善屬文穎脫不羈

梁昭明太子撰傳不羈作不羣

任真自得為鄉鄰

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

不詳姓字

梁昭明太子撰傳不上有亦字

宅邊有五柳樹

御覽一百入十郡國志曰

潯陽郡潯城亭有陶潛宅寰宇記百十一曰陶公舊宅在江西南五十里柴桑山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

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

梁昭明太子撰傳必盡作輒盡

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

梁昭明太子撰傳作輒盡

環堵蕭然不蔽

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

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曉讀普齋雜錄曰南史於著五柳先生傳下即

云親老家貧州召主簿不就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及饋梁肉云云攷宋書本傳道濟拜江州刺

史在文帝元嘉三年五月不及一年而淵明已卒今敘在淵明爲鎮軍建威參軍及官彭澤令以上一不可信

也淵明此時年出六十久已無親而云親老家貧二不可信也案道濟往候一事本于昭明撰傳本書刊削不

沿南史之誤惟道濟往候雖南史誤敘在爲參軍以前而爲州祭酒州召主簿不得遂謂在爲參軍之後也特南史誤入道濟數語以至前後倒置丁晏陶靖節年譜云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歲起爲州祭酒州召主簿不就辭蠅黠騷癸巳始紅州案吳仁傑陶靖節年譜爲江州祭酒亦繫于癸巳丁譜蓋仍吳譜也復爲鎮軍建威參軍文選經曲阿詩注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仕非是曉讀書齋雜錄曰元牟嶺陵陽集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今攷裕在晉末未嘗爲建威將軍莊述祖云靖節爲建威參軍在乙巳三月爲義熙元年晉安帝紀義熙元年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桓振又謂劉敬宣以建威將軍鎮潯陽辟靖節爲參軍孫馥譚驥驎雖未知孰是然亦可證其非劉裕矣又曰敬宣爲江州刺史又鎮潯陽則淵明參敬宣事尤近事實丁晏陶靖節年譜曰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歲始作鎮軍參軍義熙元年乙巳四十一歲三月爲建威參軍案吳仁傑亦繫于庚子乙

已兩年丁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

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入曰彭澤故城在都昌縣北四十五里晉

陶潛爲令理此城梁昭明太子撰傳日以爲彭澤令不

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

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丁晏陶靖節年譜曰義熙元年元月乙巳爲彭澤令在

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梁昭明太子撰傳醉

上有妻子固請種杭案傳文敘此句於爲彭澤令之下

得字喪妻義熙元年四十歲爲彭澤令吳氏年譜則又云靖

節年三十悼亡其繼室爲翟氏然則爲彭澤令時先生

固已續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梁昭明太子撰傳杭

娶矣作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書鈔七十八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

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板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於是挂冠而去梁昭明太子撰傳

郡遣上有歲終會三字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解印

鄉里小人作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解印

去縣作即日解綬去職丁晏陶靖節年譜曰歸去來辭

序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乙巳歲十一月也所錄

書三作議羅振玉流沙墜簡考釋曰卷中致王督郵之

書凡四其三稱王督郵其一稱王卒史皆字彥時歷官

雖殊實一人也督郵本漢郡守屬官尹翁歸傳河東二

十八郡分爲兩部閭閻部份北翁歸部汾南是前漢每

郡分二部部置督郵一人此書中既有王督郵復云口

伯進爲東部督郵則亦每部一人晉志郡守曹掾中乃

無督郵惟一見於陶潛傳據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

此書知晉制與兩漢正同也

蕪胡不歸宋書作荒蕪既自以心爲形役

南史一作以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

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文選南史均作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

文選宋書南史均作歡迎稚子南史

作弱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宋書盈作停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

宋書作流喝困學紀聞十三日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厄林曰按易林鳩杖扶老衣食百日淵明此語

取易林之意猶引詩友于貽厥之類非以杖即名扶老也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

康曰扶老杖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

扶老木十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爲在

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簾繞之遂堅固有鳩時

巢其上蓋二種木及竹簾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翹首而遐觀文選南史均作矯首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游世與我而相遺南史遺作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宋書作上春文選南史作春及類聚

三十六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文選江文通擬陶徵君曰日暮巾柴車注

引同引歸去來辭作或巾柴車韓流澗泉日記曰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注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

巾其車也或者以為小車非也札樸曰或棹孤舟宋書南史

張景陽七命爾乃巾雲軒與巾柴車同孤作既窈窕以尋壑宋書南史亦崎嶇而經巨木欣欣

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

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

植杖而芸耔宋書南史文選晨作辰類聚三登東臯以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頃之徵著作郎不就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義熙十四

讀書齋雜錄曰宋書南史並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而誅則云詔徵爲著作郎下郎云春秋若干以元嘉四

年月日卒今細校之以著作佐郎徵在義熙之末以著作郎徵則在宋受命以後實係兩事故官階正佐亦不

同此誅可以補史傳之闕案本傳下文云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是徵著作郎在義熙之末矣如北江之說

此文應增一佐字方與既絕州郡觀謁其鄉親張野高

宋書南史及顏誅均合傳六釋慧遠傳稱南陽張萊民永樂大典六千三百三

十九江州志曰張野字萊民詮族也徙家柴桑與陶潛

通姻學兼華竺州舉秀才南中郎將功曹州治中後徵散騎常侍卒不就躬耕樂道號東皋春農入惠遠蓮社遠之葬謝靈運作銘野序焉年六十九卒有廬山記行於世世說文學篇注引張野遠法師銘類聚七御覽四十一陳舜俞廬山記一均引張野廬山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義熙十三年丁巳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案下文又云故人龐通之等卽採用昭明太子撰傳疑寵遵亦爲龐通之謗廣韻元和姓纂均無龐姓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

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

游觀而已

御覽四十一潯陽記曰陶潛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廣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卧其上在

廬山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

稱疾不見

吳仁傑陶靖節年譜曰恭帝元熙元年己未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梁昭明太子撰傳曰

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

累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

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

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

宴窮日梁昭明太子撰傳作欣然便共飲酌弘至亦無

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內摘盈把坐其側久潛無

望見白衣人至乃弘送酒也卽便就酌醉而後歸御覽六百九十七引續晉陽秋

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御覽六百九十七引續晉陽秋作淵明無履宏從人脫履以給

之語左右爲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御覽六百

彭澤作履九十七引續晉陽秋此句下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

有至履下著而不疑一語

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
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
見輒於林澤閒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
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
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
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卧
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
琴一張

梁昭明太子撰傳作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

絃徽不具每朋酒之

會則撫而和之

梁昭明太子撰傳作每日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日但識琴中趣

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

文選陶徵士誄注晉中興

書曰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
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板其思致誄文序云元嘉四年
月日卒于尋陽之某里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梁
昭明太子撰傳曰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年六十三
號靖節先生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日予所見陶集係宋
板紹熙壬子顧川會集所刊附載顏延之作靜君徵士
誄及昭明太子所作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
卒宋書本傳同潛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也
乃明萬厯丁亥休陽程氏刻附載有張綬說以爲先生
辛丑歲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
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元嘉四年丁
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再考宋板陶集游斜川詩自序
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云云詩云開歲
倏五十吾生有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十字
下注云一作日夫先生卒於元嘉丁卯年六十三此萬
萬無疑者據此推之則辛丑歲年方三十七豈五十乎
斜川詩當爲辛酉所作云辛丑者誤也辛酉乃宋高祖
永初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七亦非五十詩當云開歲倏
五日正與自序合云五十者誤也萬厯刻詩正作五日
而自序直作辛丑不復存一作酉字乃知宋板之可寶

先生於此當國初亡而身已衰老矣故詩又云未知從
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遙情念彼千載憂且極今朝
樂明日非所求蓋委運待所有文集竝行於世隋志宋
盡豈三十七歲語氣邪潛集九卷注云梁有五卷錄一卷舊唐志作五卷唐志
作二十卷宋志崇文總目郡齊讀書志並作十卷通志
略亦作二十卷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
道濟時處則振拔鄙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夙矣
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艸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
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竝滅景而弗追柳禽
尙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
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間尤愧時幸洛

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
畫象馬炭歎其人龍立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
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
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
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絕俗養粹巖
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坐高躅

晉書斟注卷九十四